

心印相生 内质充盈

——叶新彦篆刻艺术印象

王猛仁

在中原印坛，始终活跃着一批优秀的青年篆刻艺术家。这些作者起点高、悟性强、路子正，出手不凡，在全国历次专业性大赛、大展中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成为闻名遐迩的印林高手和一方才俊。我认识叶新彦已有十多个年头了。当时，他在郑州古玩城一楼西侧有一室雅斋，专事为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和篆刻爱好者制印，在片刻的闲聊过程中，得知他是周口西华人，自然就多了一份亲近和美好。他的作品精雕细琢，很清秀、很细腻、很工整，也很抢眼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我想，一位有追求的年轻人，有如此好的基础，又有如此好的天赋，实乃不可多得的艺术人才。短短的一面之见，令我久久地记在心里。之后，他在省城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，其艺术视野日见广阔，其艺术业绩也日见丰硕。

近几年，偶尔应朋友之托，请新彦刻了不少名章闲印，印面或大或小，风格不同，形式各异。与五年前的作品相比，他在篆刻创作上的成就令我吃惊，同样也令我为之惊喜。他的作品无论是艺术思维、创作样式或思想内涵，均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。我想，这与他多年来勤于思考、乐于挥刀、不断实践、敢于探索是分不开的。我认为，在中原青年书法篆刻群体中，新彦是十分优秀的一位，也是周口篆刻艺术界修养全面、前景不可限

量的印林新锐。

新彦相貌文静，其作品却严谨含蓄，宽宏正大，对甲骨、金文、籀文、秦篆均有自己的独特诠释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会学习者，就会在诸多书体和篆法间找到有机的交汇融合，使作品印面宽阔而富有活力，使用刀更具厚度和深意，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美感与冲击。

就目前的艺术创作，有两种东西是必不可少的，一为功力，二为才情。大凡作为一名学有所成的艺术家，这两种要素是必须要具备的。叶新彦在艺术上就具备了这两方面的重要条件，以他流向社会，以及向人们呈现的作品中，我们可以找到让人信服的答案。新彦的印作，乍眼一看，是从传统的络脉中一路走来，又不乏当代名家的现代意识，字形结构，法度严谨，刀法使转，富于变化，冲刀切刀朴厚圆润，其铁笔、毛锥之专攻，相得益彰。他将他的心与手游走在古典与时尚的夹缝中，这是一位艺术家成熟的艺术主张，更是成熟而有卓识的创作之路。新彦的艺术感悟能力和聪慧机智于此可见一斑。

新彦的印作端庄流丽，不浮不滑，充盈饱满，流淌着传统的逸韵与严密，萦系着当代的敏捷与鲜亮。我对其“永爱嘉福”“清灯有味似儿时”“妙造自然”“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”“昆刀截玉露泥痕”等印作尤为欣赏。

于平实的构图中将机敏、灵巧和古朴、古拙处理得恰到好处，将笔情和刀趣安排得浑然有致，各有妙诣，这没有一定的天赋和功力是很难做到的。这些印作，单从字面上看，丰满而不单调，诸多相同的点划多有重叠，却又呈现各自的音容和仪态，传统印作中常见的平淡、刻板、机械性的东西在这里被消解得了无痕迹，我想这一点与他制印时的师承理念、创作思维是有很大关联的。叶新彦曾多次提起他的老师许雄志先生，从其身上可知其规矩法理，加之审时度势，遂有今日之大成。作为一名潜力可塑的青年作者，他思想上的不露声色和春风大雅，有时也让我感到惊讶与暗羨。因此，大凡有思想、有才情、有胆识的人，从一开始，就会显露出超人的聪颖与睿智。

他的“束云作笔海为观”“安得名山远处藏”“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”“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”“无量寿”“在明明德”“长顺福寿宁安”“倚苍松听碧泉看飞云”“如瞻岁新”“五风十雨乐岁”“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”诸印又呈现出不一样的情调和式样。在这类作品中，我们既能体味到秦玺的芬芳，又能欣赏到汉印的流韵，更能吮吸到宋元明清的衣钵流香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能享受并浸淫着时尚与时风的别样风情，可谓是古质与今妍的双重交响，经典与现代的交相辉映。在

空泛浮躁的世俗环境里，我特别看重这些有独立见地的青年人，不激不厉、不温不火、不偏不倚，既能有效传承经典，又不漠视当下，这种科学的架构、探索和创作方式，既吐故纳新，又坚守自我，相信会在日后的艺术历程中，经得起时间的验证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大家。

在时下多元、喧嚣、趋名趋利的艺术界，要保护良好的心态，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的确不易，每一点的进步与成功，都要付出超乎常人的代价。好在新彦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对他钟爱的篆刻艺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，无论是从汉画像砖和瓦当图形中吸收营养，还是从现代篆刻中捕捉灵感，包括甄别、实践与创新，新彦都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情感，有一种质朴的创作理念，这使得他对现代流行印风和传统经典保持着一份开放的心态，既不媚时尚，也不一味地膜拜传统，对各种艺术思潮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和判断，同时，也进一步丰富着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段，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种职业操守。

篆刻对于新彦来说已经成为一项事业，成为他一生的精神向往。他的创作，已呈现出无法阻挡的汹涌之势，只要不懈地追求，以他目前的年龄，以他目前现有的修为与积累，我相信必会有更加辉煌的未来。我由衷地期待着。②8

此心安处是吾乡(三)

——“苏门四学士”张耒陈州行迹及诗文探究

耿险峰



三、择木而栖，断鸿声远长天暮	
崇宁五年（1106年），宋徽宗诏除党禁，张耒得以任便居住，便回到故乡淮阴。然而，庐舍荒芜，断壁残垣，张耒只能寄居在大云山禅寺，但禅寺的晨钟暮鼓，总令张耒心神不宁。冬去春来，杖藜北望，张耒又惦念陈州了。陈州，在张耒的生命里，已不再是一个过客，而是流淌在血液里了。	
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初春，薄雾浓云，张耒在凄风苦雨中回到陈州。有朋自远方来，好客的陈州人，携牡丹相至，令其倍感温馨。《紫薇诗话》记载：	
东邻夫子亦嗜酒，卧听午鸡方起甌。晴明犹及一窗目，我老尚能挥大甌。“东邻夫子”即故旧常希古，如今二人比邻而居，鼾声相闻，闲暇之余，邀酒斗胜自是不可或缺之侣：	
去年挥汗对淮流，寒暑那知复一周。土润何妨兼伏暑，火流行看放秋秋。鬓须总白难相笑，观庙俱闲好并游。只怕樽前夸酒量，一挥百盏不言休。——张耒《大暑戏赠希古》	
及至希古生日，苍颜白发，觥觥交错，二人颀然乎其间。张耒起而赋意，为邂逅而开颜、为矢志不渝而礼赞：	
苍颜白发老祠堂，邂逅淮阳一笑欢。且可鲸吞厄满酒，行看鹤立号拳冠。寿觞满对秋风举，生日欣逢伏暑阑。阅世祝公松柏寿，从来霜雪不能寒。——张耒《七月十五日希古生日以诗为寿》	
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三月，朝廷经过甄别叙进，降旨张耒，诏命“监南岳庙”，主管崇福宫。监南岳庙，尽管职微薪薄，可有食得禄，生计也算是有了依靠。	
柳湖清澈，柳岸拥翠，遮不住孤雁的哀鸣。张耒管勾崇福宫，性命虽然得以苟且，但当政者的打压依然是霜刀血剑，其仅履职一任，便被弃之村野，张耒又陷入衣食不继的困境。长期赋闲，张耒贫病交加，凄楚孤寂，彻感到人生的无力和苍白，提笔向异域他乡的恩师苏辙倾诉：	
岁暮淮阳客，贫困两有余。朝昏面壁坐，风雪闭门居。老去深依佛，年来更嗜书。未能忘素业，聊用慰穷途。下里皆贫屋，闭门忘老丑。鸡豚来近舍，春汲杂邻夫。雪压移来竹，霜萎自种蔬。乌皮蒙燕几，褐褐裹僧趺。肉似闻《韶》客，斋如持律徒。女寒愁粉黛，男窘补衣裾。已病药三裹，辞贫饭一盂。长瓶卧墙角，短褐倒天吴。宵寐衾铺铁，晨炊米数珠。木讷随社腊，葛制暖残躯。时命今如此，功名已矣乎！谈愁风射马，拙得免逢逢。久慕香城乐，深谙梦境虚。谁怜九顿首，正有一长吁。瞻望身空老，苍茫岁欲除。何当闻妙海，默别付完肤。（张耒《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》）	

氏牡丹园》《暮春》《项城道中》《寄都下旧友二首》《夜坐》《十月七日晨起》《寓陈杂诗十首》……诗味如酹茶沥沥，深厚而又绵延，《宛丘先生文集》慨然流世。

“久于投闲，家益贫。”（《宋史·张耒传》）秋去冬来，张耒日益年迈，又长期处于赋闲之中，家境益发困顿拮据。日出月落，张耒渐渐了悟，心境亦渐趋淡泊平和，燕坐闲行，怡然自得，笑纳一切的达观，其在《效白体二首》诗中展现了这一心路历程：

 贫贱须惜尊罍费， 俗陋兼无妓乐名。 丰有蒲团供燕坐， 不妨藜杖助闲行。 看炊香稻供斋饭， 自采寒蔬试野羹。 身外无营内无事， 近来心气尽和平。

 贫穷，困窘的是肌体，而对于智者却是一种别样趣味的孕育。饮食不济，张耒“自采寒蔬试野羹”，熬之成粥，食之果腹，久之，匠术顿成。《梁溪漫志》记载：“张文潜《粥记》云：‘张安道，每晨起食粥一大碗，空腹胃虚，谷气便作。所补不细，又极柔腻，与脏腑相得，最为饮食之良’。”陆游依此法，每晨食粥，众疾不生，感而赋诗曰：“世上个个学长年，不悟长年在眼前。我得宛丘平易法，只将食粥致神仙。”呜呼，陆游的食粥诗及其对食粥的颂扬，以及宋以后药粥疗法的兴起，张耒的《粥记》无疑是一个无心之举。

 时任陈州知州翟汝文（公巽），知其困窘，欲购公田相赠，以利其种植豆粟蔬菜等，贴补家用，张耒敬谢婉拒，不移心志。政和三年（1113年），翟汝文赴京履任中书舍人，张耒知己相送，诚然赋诗《送翟公巽赴中书舍人》，字里行间情切殷殷，充满着人性间的宽容与温暖，凸现出一种物我两忘的达观：

 问君舍此去安往， 紫诏招归侍玉宸。 锋铍发刃断犀象， 好为明主裁丝纶。 论思献纳乃其职， 况公之意常在民。 追还三代旧风采， 主以事实致此文。 圣君贤相有关意， 笔端与物为阳春。

 风波历尽，雁声远过潇湘去。政和四年（1114年），张耒驾鹤西游，柳湖氤氲，水波熠熠。

 张耒死后，文献记载有二墓：“归葬于淮阴”（《旧淮安府志》）和山阳“去治北七里”（《乾隆山阳县志》）未知孰是，均无墓志铭。陆游曾在其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谈到张耒的后人：“张文潜三子，■、楫、和，皆中进士第。■、楫在陈，死于兵，和为陕府教官，归葬二兄，复遇盗，见杀。文潜遂亡后，可哀也。”②8（完）

 三川形胜，豫省都会，周口由来繁华。

 周口旧称周家口，明清以降，漕运的便利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兴旺发达，这里烟火万家，千帆云集，桅樯树密，商旅奔驰，演绎出一段段引人入胜的周口故事。

 清朝末年，天津盐商黄杏樵在周口经办官盐，开设了专门的渡口码头盐路口，建起了占地数十亩的黄杏樵别墅，号称杏园。

 黄杏樵，名世煦，出身名门望族，为“天津八大家”之一的黄姓后裔。历任河南南阳府兵备道及浞池、南召、光山等县知县，后又调任周口盐运使。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，黄杏樵在周口办理盐务，统销淮阳、商水、太康、陈留、杞县五县盐务，拥有巨资。为了装卸官盐，黄杏樵在沙河南岸（现周口大闸东侧，冲芙蓉街口延伸位置偏东）开辟了盐路口，往来调度，蔚为大观。 黄氏热心公益、乐善好施，在周口办理盐务时，即捐资、捐建静远书院（现七一路小学的前身，与当时的乐善书院、崇正书院号称周口三大书院）。之后，又在周口南砦西门里（周口西大街西段北侧、原周口职业中专校址处）耗资 15 万两白银，兴建了气势恢宏、设计考究的黄杏樵公馆，也即是黄杏樵别墅，之后又被传作“黄金桥”，至今仍见于周口市的地名中。

 富家置地建房以求安居乐业是国人的传统，对于过去的官吏、商人来说，更是所谓的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，所建别墅、公馆多有待客、生活、读书和游乐的要求，于建筑和造园艺术不仅追求豪华气派，又多讲究闹中取静，大隐于市，杏园也是如此。据《周口市志》和周口文史专家王羨荣老先生的记述：杏园占地 30 亩，建筑门楼高大，院墙以青石加固，一进门便是一处四合大院，院内青砖铺地，转厢楼房，北屋为客厅，东西为侧室，四周走廊翠竹环植，下有排水设施。供人们休闲的花园更为别致。走进园门，迎面便是一座假山，通过小桥可漫步而上。顺曲径向里行走，是一个荷花池塘，池内有金鱼觅食，鸳鸯戏水，池边垂柳成荫。六角小亭周围，是多处不同季节开放的花池，真乃小桥流水，曲径通幽，鸟语花香，四季如春，被称为周口的大观园，又与曾经的“李家大院”“田园”并称“周口三园”。

 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。关于杏园的具体平面布局、空间结构和建筑形态比如几进几园、花园的位置、建筑和造园的风格等，其详细的查考当是不易了，因为历经风雨沧桑，杏园早已不存。黄杏樵后来提举是得罪了地方士绅，被撤职回籍天津。袁世凯称帝失败后，时任河南督军张镇芳（为袁世凯兄嫂之弟，又是名士张伯驹的伯父，并纳张伯驹为继子）返回故里项城，黄杏樵的儿子将杏园送与张镇芳所用。其间 1911 年，袁公诚襄修《项城县志》，缺少人、财，适值张镇芳在直隶总督任上，异常关心，乃出资承包了修志的一切费用，并聘请豫东名士杨仲唐（字凌阁，商水县人）、施霖舜（睢县人）为主笔。为避免在项城修志的干扰，曾以杏园作修志寓所，并为志书亲自作序。志成，为宣统三年《项城县志》，成为为数不多的珍贵史册。1932 年，河南七区八县联立中学在杏园建立，杏园转厢楼被拆掉改建教室。1938 年上半年淮阳沦陷，国民党七区专员公署从淮阳迁至周口，在杏园办公。1944 年 5 月，日寇侵占周口，同年 8 月在杏园北侧扒开沙颍河堤，杏园被淹，后日寇又将全部建筑拆毁，所有梁檀门窗全被走运，当作炊饭烤火之用，杏园至此荡然无存了（参见王羨荣《黄杏樵与“杏园”》）。

 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 窗雾阁常扃”。历史的门窗总是这样，越是幽深，越是吸引人靠近一窥究竟。很有趣味的，是笔者在查证这一段历史的时候，有幸又寻到了一段关于杏园的记录，也算是无独有偶和机缘巧合了，这就是朱夔瀛的《周滨集》。朱夔瀛，恰好也是天津人，清宣统元年（1909 年）任周家口厘金局局长兼管治安，擅长诗词，任职期间作诗甚多，编有《周滨集》，收诗 128 首，多有描绘旧时周家口风土人情之作，弥足珍贵。其中的一首《此乡》专门写到了杏园，大有此心安处是吾乡之意。诗中写：胜概兼南北，天然爱此乡。水波涵树碧，胶土带泥黄。人饕羊何小，登场转忙忙。晚来斜照下，闲立数帆樯。接下来又写：南寨长治门内有巨园，津商黄氏产也，池馆幽胜，颇似沪上徐园而皆皆尚锁，盖主人数十载未来矣。偶游题此。有人赏信非入空（此处似多一字，可能打印有误、待考），沪上游玩境与同。一笑名园得知己，何妨唤我主人翁。碧桐阴下少徘徊，曲折轩窗为我开。千里鸿泥留迹在，懒云窝记懒人来（苑东有斋曰“懒人窝”，园丁为设茗小憩）。

 朱夔瀛的这一次游玩与驻足小憩，也算是留下了点点“鸿爪雪泥”了。人生者百代之过客，而历史总是在不断更新和进步的。进入新时代，“诗意的栖居”早已不再只是所谓的达官显贵、文人骚客的理想和追求，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“活力城乡、美好人居”的共同期盼。我们寻找和回顾历史，并不是在历史的云烟中求得些慰藉，更不能如阿 Q 一般“我们家先前比你们阔多了”之类的自欺欺人。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理念，鉴往知今，学习拿来，融会贯通，挖掘属地文化，传承城市文脉，彰显地域特色，讲好周口故事，留住乡愁记忆，以工匠精神精心营造，让城市更加有厚度、有温度、有灵性、有品位，更加开放包容活力多元，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加美好，才是我们一切所作所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、也该是要我们着力研究和破解的题中之义吧。②8

书坛匠心王元贵

家学渊源
俗话说高手在民间，在鹿邑县就有这样一位民间书坛高手，他就是1947 年出生的鹿邑县王皮溜镇龚店行政村王庄村农民王元贵。这位握了半辈子锄把的农民，用几十年的时间专心做一件事，让自己从一个书法爱好者，成长为一个农民书法家。

 王庄村，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，在清道光、光绪年间却是闻名遐迩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、书法艺术家、帝王之师翁同龢，曾为该村同朝为官的东台御史王■题了一副名联，称其家族为：“父子三翰林、叔伯五进士”。五进士都是二品、从二品的京观或地方大员，其家族的显赫可见一斑。

 王元贵就是这个家族的后裔，但到其祖父一代家道已经中落。然而整个家族重视教育，崇尚诗书礼义、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，仍被代代传承。其父亲熟读经书，有着深厚的书法与国学功底。王元贵 6 岁入学，父亲就手把手教他用毛笔写字。白天读书，晚上父亲就在灯下教其诵读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弟子规》等国学启蒙经典。父亲不仅是他国学传统文化的启蒙者，也是他的第一任书法老师。从父亲那里他学到了书法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，也在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一颗热爱书法艺术的种子。

不改初心
王元贵只上了两年初中，便因生活困难辍学。母亲和弟弟常年有病，全家靠父亲一人支撑。然而，就在他辍学的第二年，父亲便因病去世，生活的重

依稀梦华十说杏园

童建军
一颗丰硕的果实，必源于冬的孕育、春的绽放、夏的成长，才有秋收获。经过几十年的坚守与努力，厚积薄发的王元贵开始寻找他在书法艺术上的突破口。为了让自己的书法艺术走出鹿邑，在更高更广的平台上得到认可，他选择了用小楷书写《道德经》长卷。
十余年间，王元贵以精湛的书艺、锲而不舍的精神，先后完成并售出了 100 余卷《道德经》书法长卷，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，创造了中原书坛的一个奇迹。作为一个农民书法家，他既不是国家、省、市级书协会员，也没有什么闪光的头衔，但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，他的作品得到了广泛认可。早在 2009 年 10 月 16 日，《河南日报》就对其进行了专题报道，随后《河南卫视》《中国商报》《南方都市报》等 10 多家新闻媒体对其进行了报道。
近期，王元贵又推出了耗时半年用行、楷两种书体书写的《唐诗三百首》150 米长卷，再一次刷新了他的长卷记录。②8